

费家先生故地重游



庆安会馆里的费家先生「故居」

会馆，是指明清时期，由同乡或同业在较大城市或商业发达市镇组成的团体。一般由实力强的人牵头，集资筹建，具有祭祀、聚会、议事、办公、娱乐等功能，体现一种集体意志和实力，豪华气派。庆安会馆便是这样的场所。

清代中晚期，宁波开埠，港口运输量增大，航运业发展起来，形成南号、北号两个船商团体。1823年，也就是道光三年，往南运输货物的南号，率先在三江口建造起自己的会馆，取名“安澜”。27年后的1850年，即道光三十年，航线抵达齐鲁津门的北号，亦顺应形势，由慈溪、镇海、鄞县籍的九户实力较强的海（漕）运业者，捐资白银十万两，发起筹建会馆，具体人有：董秉遇、冯云祥、苏庆和、费纶金、费纶鋹、费辅注、盛炳澄、董祥隆、顾璇、李国相等。相比于南号，此处被称作北号的会馆，取名“安庆”，寓意“海不扬波庆兮安澜”之意，后改为“庆安”，选址在安澜会馆的南侧。

三年后，会馆建成，其规模和工艺水准均超过安澜会馆。开馆之日，满载货物的船队，披红挂绿，在三声礼炮声中，号角齐鸣，解缆启航，沿甬江入东海，朝北方向始发。

在主要发起人中，费纶金、费纶鋹是堂兄弟，出资最多，又有多年的航运管理经验，自然就掌管了整个会馆的

运营。费氏乃庄桥费市村人，与著名宁波帮人士深信厚同乡。至此，在桅杆林立、欸乃声声的三江码头，两个航运会馆比肩而立，既祭奉妈祖，求神灵保佑，又联系服务船家，角逐江海。

大股东费纶金先生把全部精力投入会馆事务中，船舶购买、航线规划、货物配置、利润结算，哪一步都关乎会馆的前途命运。而会馆内设的司账、司书、勤工、厨司等均要关照得到。索性，他把家安在会馆东北角的附属用房内，有一窄巷与会馆相连，有事吼一声便可过来处理。

会馆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备有洋枪洋炮的兵船“宝顺轮”，便是以北号为主集资的，小港李家等宁波有实力的商帮也参与其中。“宝顺轮”出海护航，捣毁众多海盗船只，威震一时，在中国船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36年宁波灵桥开建时，庆安会馆曾捐五千大洋。

时光流转，沉甸甸的会馆管理接力棒，也从费纶金手上一代代地传给后世子孙：二代费曼书、三代费崇高、四代费慈年、五代费岗渠。几代经营下来，费氏在宁波，乃至整个

沿海地区声名显赫。航运是个游走的信息筒，南来北往的船主船工，除了赚钱，更多的喜好是在不同航线间传递各类信息，有从中获得商机的，也有纯属自娱自乐的，费氏家族的故事自然成为海上漂泊者热衷的话题之一。航运业做得风生水起，费氏所涉的其他领域也可圈可点。费崇高做过淳安、桐乡的教谕，曾被朝廷授予“蓝翎五品”衔。在古董市场，同样一个物件，别人家的卖五元，但若是从费氏家族流出的，古董商要价十元，可见其影响。

从历史的大视角观看，商海的潮起潮落，并不像三江口的潮水，涨落有律，往往是世事无常的。航运虽利润可观，但属高风险行业。20世纪的那个特殊年代，社会上的鼓噪喧嚣声也飘进会馆，神像被捣毁，建筑雕刻被铲平，与会馆业无关的部门纷纷搬入，卷帘厂、毛巾批发公司、港务局仓库等纷纷杂乱地占领庙舍。原本的祭祀祈福之地、船家议事娱乐之所，不得不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，往昔的繁盛景象，随风飘向浩瀚的大洋。

时局终于步入正轨。1997年，庆安会馆文保所成立；2000年，馆内进驻的单位全部被迁出，会馆逐步恢复其形态；2001年6月，庆安会馆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还被辟为浙东民俗博物馆。

间向我们介绍。宽敞明亮的一楼中堂，为祖上待客议事的重要场所，他小时候没少在此玩耍。二楼楼梯右手的房间，是他的婚房，目前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。1990年，他搬离那里；1999年，费氏家族成员全部搬出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2014年，大运河申遗成功，自己居住过的那片老房子成了世界遗产。

如今，游人如织的庆安会馆无疑是“重量级”的建筑，无论是地位抑或是工艺水准，都令人瞩目。费家先生在这里生活了50年，殿堂亭阁随着时光而老去，他也自有别人无法体会到的心境。不过，一种爱好给他的人生涂抹上了靓丽的一笔，美妙的音符回荡在他漫漫人生的琴弦上，将他与另一个“世界遗产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那便是古琴！

费岗渠的祖父费崇高生活在清末民初，从他管理会馆开始，社会动荡便此起彼伏，航运业不时受到冲击，他认识到再继续吃老本行看来不通了，无论如何得让后世们多一些谋生的本领，成为自食其力者。于是，14岁的费岗渠拜拜

他居住过的老房子成了“世界遗产”

李广华 文/摄

那是个酷暑的午后，我们汗流浹背地跟随着费家先生的身后，踏上那具有百余年历史的木制楼梯，每向上攀一步，脚下都会发出“砰砰”的响声，好似走进遥远的时光隧道。那是他曾经的家，位于宁波市中心三江口的庆安会馆内，费家先生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对这处古建筑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。

2014年6月，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在此之前，人们习惯于称大运河为“京杭大运河”，是指从京城到杭州这段南北走向的运河，它在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，对古代的漕运业、人员往来都影响甚广。而大运河申遗时，特将杭州至宁波段的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也列入其中，至此，大运河的概念囊括了通江达海的范畴。这样，宁波段运河的唯一标志性历史遗存——庆安会馆，自列其中。

宁波三江口，巨大的“世界遗产”标志，矗立于绿油油的草坪内，一面俯视着滔滔江水，一面映照马路对面雕梁画栋的庆安会馆。

到当时宁波工商界巨头、宁波市总商会会长俞庭门下学做生意，满师后在钱庄界谋生，钱庄业解体后到宁波四明银行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宁波民族资本家俞佐宸介绍，到上海四明银行工作。

费岗渠自幼喜爱岐黄之道，曾跟随有“医林怪杰”之称的宁波名医范文虎学习中医，向桂林名医罗哲初学习伤寒论和针灸，很快便拿到行医执照，可惜悬壶济世无门。在上海四明银行工作不久，又到上海国营金店任秘书，工作之余常为同事们开方针灸，日子一长，周围人都知道他医术不错。凑巧，那时金融界成立上海金融医院，费岗渠便成了那里的一名医生。

费岗渠爱好广泛，在音乐、金石书画、武术等方面都很有天赋，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古琴。虽然家有祖传古琴，可那时宁波没几个会弹的人。投师无门，每每

望琴兴叹。到上海后，那里丰厚的人文资源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机会，结交了很多艺术家。

吴振平先生是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之后，在上海主持上海西泠印社工作，他是金石家、画家，也是古琴家，并任文革前今虞琴社最后一任社长。他推荐费岗渠成为今虞琴社社员，亲授古琴技艺。那时赫赫有名的古琴家吴景略、张子谦、姚丙炎、徐立孙等都是今虞琴社社员，每半月一次的雅集是费岗渠最期待的时光，他从各位琴家身上学到不少绝技。

徐立孙是南通名医，也是梅庵琴派创始人之一、梅庵琴谱编辑者。由于职业和爱好相同，徐立孙与费家成了好朋友，经常书信往来，徐立孙还赠送他油印版梅庵琴谱，弥足珍贵。

费岗渠把学到的古琴知识，迫不及待地传授给儿子，虽然他



珍藏的古琴

在上海，每年只有两次短暂的探亲机会，但总不忘抓紧时间指导费家。从原理到技巧，从弹奏到曲谱，海上琴家的技艺，成为父子俩共同的精神食粮。父亲手把手地教，儿子专心致志地学，偶尔，两人也切磋一番。

更多的时候，父亲在上海工作，费家在家中自学。古琴纯净幽雅的音乐着实让费家痴迷，常常在琴桌前一坐就是大半天。那时，宁波弹古琴的人凤毛麟角。一次费岗渠听儿子弹一首曲子，听罢，微笑着说：“现在宁波有弹琴的人了。”



费家先生在弹奏古琴

如今，在费家的书房里，还挂着几把祖传的古琴，其中一把仲尼式被认为具有宋代风格，也有的是明琴。心情好的时候，老先生会从墙壁上摘下老琴，弹上几曲，步入心绪平和之境。“老琴声音松透，不到一定的年份发不出这样的声音。”费家先生说。

优雅的费用先生，精神状态很好，一直为周围人所称道。他是目前“宁波最年长的琴人”。

2003年11月7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，中国古琴获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古琴热日渐升温。

“半圃”是费家先生上代私宅的雅号，这自谦特色明显的名号，深深地印在费家的精神世界里。他给自己的琴房取名“碧梧琴舍”，“碧梧”乃绿色梧桐，即招引凤凰之意，他要把自己掌握的琴艺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更多的人。开班纳徒，透过琴弦，传递“礼”和“德”，也就是“琴德”。他不取悦于人，也不取悦于己，做到“琴弹人，而不是人弹琴”。琴舍开门迎客，学琴的人多了起来，至今有50余人，学琴时间长的有十余年。

与其他人教琴不同的是，费家先生从不收费。

有人不解地对他说：“孔子教学还有束脩呢，您不收钱，学生会不懂得珍惜。”闻听此言，费家笑笑：“来者有缘，去者自由。”他教琴总是循循善诱，以鼓励为主。他认为学到技法不难，难的是弹出个性和修养。除了在“碧梧琴舍”教琴，他还时常带学生到大自然中雅集，借助苍茫的山、流淌的水，奏出古老的琴音。那一刻，他感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了。

很多时候，他更像一位隐士，深居简出，很少在喧嚣热闹的场所露面。钱，被他看淡了；名，被他看透了；利，被他看穿了。空闲的时候，“碧梧琴舍”会飘出一曲曲《忆故人》《平沙落雁》《潇湘水云》等优雅的清音，日子就在这古曲梵音中流淌而过。

《半圃微吟》是费家先生录制的十首古琴曲集，取宋代杨万里《夜坐》“只愁夜饮无供给，小雨新肥半圃蔬”

诗意。明明是深厚琴艺功底的展现，很多曲目，是他花费力气翻阅典籍，勤学苦练出来的，里面的《渔樵问答》《梅花三弄》《阳关三叠》等被他演绎得余音绕梁，古朴雅致，却言“微吟”，可谓谦逊之至。

年轻的时候，他喜欢画画，一心想考美术学院，上下班的路，观察街景、市容、人物，每天完成两幅速写，至今他还保留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静物写生。那一时期，他还曾被借调去专门画毛主席的巨幅画像，作品悬挂在宁波市百丈路旁。让人意想不到的，平和儒雅的费家先生，后来成了一名电气工程师。

得知费家要出古琴曲集，画家颜亚培先生特创作一幅《半圃图》，画面极具象征意蕴：木栅栏围起的小院，几间农舍，院内苍松繁茂，假山嵯峨，清供居中，一持杖老者，偕童出门访友，童子怀抱一把古琴。人物画面占比很小，写意性强。了解费家先生的朋友看后，谁不说画中之人就是费家先生呢！



费家先生走进他曾经的“老房子”

